

經世學社叢書之二

清史大綱

蕭一山著

經世叢書第二種

蕭一山著

清史稿

經世學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再版

版權所
翻印必究

經世
清史大綱一冊

定價國幣參百元

著者 蕭一山

主編者 蕭一山

重慶上羅家灣九號

發行人 經世學社

發行所 經世學社各地分社

清史大綱目次

蕭一山著

引論

第一章 明清之際

第一節	後金汗國與大清帝國	一
第二節	明朝覆亡與清室入主	一六
第三節	清初政治與建國方策	二二
第四節	國際交通與西方東漸	二八
第二章	民族革命之醞釀	三九
第一節	民族革命之指導者——鄭成功	三九
第二節	革命集團之組織	四四
第三節	革命之屢起屢蹶	五〇
第四節	清廷之鈐制政策	五五

第三章 大清帝國之盛衰

六二

第一節 康熙乾隆三朝之政治

六二

第二節 康熙乾隆三朝之武功

七〇

第三節 鈐制政策下之學術

七四

第四節 清朝國運之漸衰

八五

第四章 近代之社會與經濟

九一

第一節 政治社會之組織及其寄生者

九一

第二節 城鄉社會之組織

一〇〇

第三節 人口與土地

一〇七

第四節 人民的生活及習俗

一一五

第五章 民族革命之新對象

一二八

第一節 英人請訂平等邦交

一二八

第二節 帝國主義闖進了中國

一三三

第三節 不平等條約的造成

一四六

第四節	民族自覺之先導	一五六
第六章	民族革命之壯瀾	一六三
第一節	太平天國革命之背景	一六三
第二節	太平天國之前驅	一六七
第三節	太平天國之興亡	一七四
第四節	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	一八七
第七章	曾國藩與李鴻章	一九四
第一節	曾國藩之經世學與湘軍	一九四
第二節	曾國藩與自強運動	二〇三
第三節	湘淮軍代興之關係	二〇九
第四節	李鴻章及自強運動	二一六
第八章	西方帝國主義之壓迫	二一五
第一節	同光間之政治	二二五
第二節	帝國主義之性質	二三〇

第二節

西北邊境之侵削

二三六

第四節

西南藩屬之喪失

二四二

第九章

東方帝國主義之壓迫

二四八

第一節

修好與侵略

二四八

第二節

朝鮮之交涉

二五一

第三節

中日甲午之戰

二五九

第四節

戰敗之影響——瓜分

二六八

第十章

民族自覺與國民革命

二七四

第一節

戊戌百日維新

二七四

第二節

民族自覺運動之橫流

二八〇

第三節

民族復興新方案

二八七

第四節

國民革命之初步成功

二九五

結論

三〇四

後記

三一〇

清史大綱（中國近代史）

引論

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國近代史。近來常有人把近百年史作為近代史，這是不很合理的。因為中國有四五千年的歷史，那能把一百年以前，就算作「近古」呢？他們的理由是以為近百年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最甚，我們在這個時期內，要建設一個近代國家，恰如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一大變局」。殊不知就整個世界潮流和中國歷史來看，三百年以前，纔是這「變局」的開端呢？姑不論西洋的近代文化，是始於十六七世紀，就說歐亞通航和西方東漸，不也是在明清之際麼？中國受異族最大的蹂躪，積專制無上的權威，都在於清代，社會文化之迴照和沒落，也恰在其時，民國以後，仍屬餘波而已。現在「貞下起元」，「窮變則通」，將來的復興正是可以預期的；又何況三百年以來，我們天天在民族解放運動中過日子呢？

我是主張民族革命史觀的，尤其講中國近代史，必須以它為骨幹，為史心。因為它——民族革命——整個支配了中國近代社會，一切都是依它為樞紐，而變動的。我們為什麼革命？因

爲帝國主義者壓迫我們，不得自由，不得平等，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抵抗是人類的天性，我們能不努力嗎？然而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是分作三個時期，換了三個對象的，我們的民族革命運動，則始終一貫，不過領導的人物和標幟的口號有些不同罷了。我先表列出來：

時期	對象	領導者	口號
(一) 從反清運動起	滿清	天地會 太平軍	「反清復明」
(二) 從自強運動起	帝國主義	維新人物 革命黨	「振興中華」 「建立民國」
(三) 從討袁運動起	帝國主義	國民黨	三民主義
(前) 民元至民十七	甲列強	國父	自由平等
(後) 民十七至現在	乙日本	總裁	抗戰建國

在第一個時期裏，我們民族革命的對象是滿清，目的是「反清復明」。因爲滿清宰制中國，在當時是異族，本於民族主義的觀念，是要抵抗驅除的。明太祖驅逐胡元，爲民族主義播下一顆種子，恢復明朝的正統，就是復興華夏的宗國，所以鄭成功佔據台灣來保持明朝的正

潮，天地會就借此組織而從事於革命運動了。他們全憑小說拜盟的方式，組織秘密的革命集團，以下層社會的人物爲基礎，用隱語詩歌來傳達「暗藏三點革命，普滅清朝，扶回大明江山，共享榮華，同樂太平天下」的意義，這不是革命黨嗎？自張念一擁朱三太子起義於大嵐山，歷康熙乾嘉四朝，朱一貴張玉林胡秉輝鍾體剛，真是前仆後繼，代有興者。至洪大全洪秀全始大張其軍，由暗流而匯爲狂瀾，開出一朵燦爛的奇花，第一期的民族革命，總算一半成功了。因爲反清的目的已達到，政權轉移於漢人之手，愛新覺羅的皇位，不過「尸居餘氣」而已。

在第二個時期裏，我們民族革命的對象，不是滿清的帝國主義，而是列強的帝國主義了。以『海禁既開，列強之帝國主義如怒潮驟至，武力的掠奪與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我們的先民，乃無間朝野，都孜孜以救亡圖存爲事，提倡自強運動，維新運動。但這些運動，都沒有多大的效果，因爲『滿洲政府既無力以禦外侮，而鈐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厲，適足以側媚列強。』於是『國父孫先生知非顛覆清廷，無由改造中國，乃「爲然而起」，組織興中會，同盟會，爲國民前驅，從乙未廣州舉義，激進不已，以至於辛亥革命，始推翻清廷，建立民國。這一舉不但完成了前期的民族革命，『蕩滌二百六十餘年之恥辱。使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無復剝轢凌制之象；』（見中國革命史）而且剷除了『四千餘年君王專制之迹，使民主政治於以開始。』雖列強的帝國主

義尚未掃除，而建設「革命政府」之目的，却又達到了一半。「中國民族獨立之性質與能力，屹然於世界不可動搖」，這正是二百餘年來民族革命的領果。

在第三個時期裏，又分前後兩個階段：前一段民族革命的對象是列強的帝國主義，後一段民族革命的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列強壓迫中國，是由瓜分而變為共管；日本侵略中國，是由蠶食而變為鯨吞。前者是經濟的壓迫，後者是武力的掠奪，它們都以專制封建條條的軍閥為之俦，所以想抵抗外力，打倒帝國主義，必須先打倒軍閥，克服民敵，建設真正的革命政府。自討袁之役，護法之役，以至組黨建軍，完成北伐，都是要肅清反革命勢力，取得政權，以為實行三民主義的張本。列強的帝國主義，一個個漸漸的鬆手了，而日本的帝國主義反露出獐獐的面目，不恤變本加厲，於是有九一八事變，有七七全面抗戰之發生。這是我們民族革命的最後關頭，不僅是成敗所繫，而且生死攸關，依照歷史的趨勢來看，只須我們加緊努力，第三期的民族革命，必然可以完成的。

這三個時期的民族革命，始終有其一貫性，和連環性。天地會之革命集團，雖因洪大全的被殺而一蹶不振，然洪秀全承其餘緒，再加上基督教義而建立太平天國，使清室命運不絕如縷。可惜他數典忘祖，引起湘淮軍的反對而遭失敗了。其餘黨又回到老家——天地會來。湘軍自陷同族，有功不賞，裁撤以後，憤鬱慘沮，也多半加入了。所以會黨的勢力又大盛，海外華僑，兩廣洪門，長江哥老，都是後來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再有一種主要力量，就是新軍，新

軍乃由淮軍演變而來，在一方面看，是反革命的勢力之源，在另一方面看，却又是漢人的政權所寄，所以它能因會黨之聯絡，而協同起義，推翻滿清，但終究變成民國以後的軍閥，露出本來面目。國父知道革命是逐步成功的，革命黨也有它的時代性，爲完成最後使命，不能不重新組織，以嚴格之規律的精神，樹立黨的基礎；同時也要建立民衆武力，訓練黨軍，不再假手他人，因此纔有北伐與抗戰的革命事業。從國民革命史上看：中山先生真是天挺異人，他不僅建立了民國，而且爲民族復興奠定強固之實力，又託付得人，——蔣總裁，始有今日。若從民族革命史上看：中山先生仍然是受了洪秀全的影響，而洪秀全又是從天地會來的。革命運動原屬一貫，革命思想也有所自來：民族主義一實先民所遺留，初無待於外鑠，可不具論；民權主義國父溯自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實天地會無階級觀念，洪秀全亦崇尚平等，似乎不無影響。至民生主義，則洪秀全固嘗實行「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之共產制矣。不過中山先生依中國固有的思想，參以歐美之學說和制度，創爲主義，釐訂方略，整個的加以系統化，具體化。所以他不僅完成了近代民族革命，而且繼中國古聖王的道統，集歐美文化的大成，依中庸的道理，使之並行而不相悖，「將一舉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也」。中山先生的偉大就在此，因爲三民主義是民族革命最後的也是最好的方案。三百年來民族革命的事業，剝蕉抽繭，步步成功，在世界歷史上可以說是唯一無二的奇蹟。

何以說民族革命有連環性？這不能不把中國近代史加以剖視了：清人入關，內滿外漢，政

治大權，操在宗室舊侶之手，視漢人若奴隸，然而絕大多數的民衆，却是漢人。其統治之方法愈嚴，則反之思想愈烈，而畛域之見也愈深了。漢奸降人，爲避嫌遠禍計，不惜降志辱身，以媚茲一人，喪失了臣僚的體態，助長了君主的權威。生殺予奪，唯意所欲，祖宗歷史，隨便捏造。一人犯順，株連九族；隻字不敬，殃及枯骨。人民匍伏於權威之下，不特無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且亦無治學謀生思想之自由，於是士子相率鑽研於故紙堆中，而實據訓詁之小學遂風靡於一世，宣明道教世之大學——經世學——而不敢講，買權遺珠，號稱漢學復興，實際是替世的俗學。清帝又以稽古右文自命，用利祿來收買人心，老章尊君大一統之說，把讀書人都變成入股樹蠹的祿蠹，三家村裏的學究，人不能盡其才，學不能致其用，於是『政治經濟無正直指導之人，貪庸當道，政以賄成，國計民生，同歸凋敝，馴至喪師失地，終遂覆亡，此皆專治古學，不問實事者厲之階也』。（見清代通史失序，這是政治和文化兩方面交互影響。清以半耕半牧之民族，統治農業經濟之大國，官莊旗田，全賴奴僕，口糧賞賜，半資遊手，食衆生寡，漸漸就難支持了。旗丁既不准經營商業，又要過優裕生活，從那裏來得錢呢？只有憑藉宗屬的關係，來鑽營作官官污吏了。政治以貪污爲固常，焉得不民窮財盡呢？因此水旱交澱，萑苻遍野。人民日處於水火之中，而白蓮教天地會以及太平天國都抓到了絕好的機會。再加帝國主義者把鴉片和洋貨輸入進來，人民習染日深，漸喪了身體，勞動力減退了，摧毀了生計，手工業破產了。於是乎『國日貧民日弱』。清廷毫無辦法，反變本加厲，發鴉片，開捐

例。賄賂公行，民不聊生，在雙重的帝國主義（列強及滿清）枷鎖之下，不革命還有什麼出路？這是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交互的影響。文化原是指導人生的，喪失了文化的活力，走入靜寂，瑣碎，無爲，無用之境域，無異把文化變成僵屍了，學術不能利濟蒼生，使匹夫匹婦受其澤，只爲少數人寫意寄情的娛樂品，陞官發財的敲門磚，一般小百姓日處泥塗地獄之中，謀生救死不暇，「笑暇治禮義哉」？受盡生計的壓迫，大多數不能讀書，文盲遍於全國，智識愚昧得可憐，物資既不能發達，生活就越痛苦了。生活愈苦，而文化愈低，列強以科學機械之優勢，侵入中國，箝制我們的政治，摧殘我們的經濟，淪我們爲次殖民地，頤指氣使，讓我們不能不變更深閉固拒的態度，而一味摹仿，一味崇拜，文化也失掉自由了。洋奴買辦可以操縱政治，剝削人民，替帝國主義者作侵略的工具，使我們的產業不能發達，我們的文化成爲附庸。這又是文化和經濟兩方面交互的影響。總而言之：中國近代社會之形成，實以異民族的統治壓迫而造其因，吾民族之革命抵抗而結其果，因果疊乘，而變生焉。所謂「一大變局」也者，確實是中國近代史的特色：法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無一不變，而且要變革命的性質，如同盟會宣言所說：『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鞑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尙當變更。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爲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爲英雄革命，今日爲國民革命，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這是民族革命變爲國民革命的主要理由。以往民族革命運動只有民族主義，爭民族的解放自由而已，對滿清的帝國主義僅夠了，因

爲它只有政治侵略，文化經濟皆落我後。而列強的帝國主義則不然，在政治侵略以外，還有經濟侵略，文化侵略。因爲內洋在十八世紀中葉起始用機械生產打仗，到十九世紀，科學已經很發達，我們的科學不如人，知識就落後了。況西洋人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養成了愛國心和民族觀念，團結得非常堅固，而我們好像一盤散沙，毫無組織力量。所以非「改良社會經濟組織，無一夫不獲其所」，是不能抵抗經濟侵略的，非「恢復固有道德，迎頭趕上科學」，使「一國之內，人人平等，行民主之制，合五權憲法」，是不能抵抗文化侵略的。中山先生肝衡中外，因時制宜，要造成獨立自由，富強康樂的近代國家，乃發明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不僅配合歷史背景，適應世界潮流，且有它一貫的哲學根據，我先列一個簡表：

主義	精神	解喻	重點	哲學背景	歷史背景	近代國家特色	世界思想
民族	自由	民有	文化	內諸夏	天地會反清運動	國防民族化	民族自決
民權	平等	民治	政治	民爲貴	明遺民經世學說	組織民主化	憲政運動
民生	博愛	民享	經濟	患不均	太平軍共產制度	產業民生化	社會主義

爲什麼要解釋三民主義。因爲三民主義是近代民族革命的產物，也是世界文化的結晶品，不懂得它就不能瞭解民族革命史觀，也就不能瞭解近代史造成的由來。近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變局」，我們只看見它變是不行的，必須知道它爲什麼變，和怎樣變，推求變的原則，預測將來趨向，這纔是研究歷史的功用。以民族革命而論：天地會肇其端，太平軍揚其波，華

命黨竟其功，然而太平軍起義後，就不再假借天地會，革命黨却又利用了反革命的新軍，其故安在呢？乃因革命黨本身是進步的，而反革命勢力也者，仍然是民族解放運動的產物，天地會的「反清復明」口號，在清初是合乎時宜的，到太平天國時就「行了」，洪楊只反清而不復明。太平天國的驅除光復運動，到清末又不行了，因為滿清仍舊是我們的支屬，而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成了新的對象，我們抵抗滿清，很簡單，很容易，要是抵抗列強，抵抗日本，却很複雜，很困難，用一個單純的主義，解決某一部分問題，實在不夠了，必須「集合古今中外底學說，順應世界底潮流」，使革命內容，益加充實，各種問題，共求解決，纔能符合「易經」中「中庸」的道理。歷史法則是漸變的；變的速率，越後越快，變的程度，越來越好。前因必生後果，後果又肇前因，且前因之一果，與後果之一因，常互為影響，因果並乘，對立一致，其道理仍然是辯證的：如前舉政治文化經濟三方面相互的影響，總逃不出歷史的公例。再如二百年的民族革命，造成一個太平天國，六十年的漢人政權，造成一個中華民國，四十年的黨治運動，建立了國民政府，但漢人政權却種因於太平天國，方能培植新軍的武力，黨治運動却種因於漢人政權，方能瀾漫革新思想。在前一時期中它們互相影響而助成，在後一時期中它們又互相抵牾而消長。革命黨之所以利用新軍的助力，而完成辛亥革命，絕不是偶然的，因為新軍仍然是前期革命中所造成的漢人武力；而新軍領袖袁世凱，却以此食得二百餘年民族革命之果，取得中華民國的首任總統；但終久因為來路不同，袁世凱壓迫革命黨，革命黨又將北洋餘孽的軍

闖打倒。其中機括，甚爲微妙，如果知道變的原則，也就「無奇希奇」了。我們的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在變，我們的革命動力也在變，我們的革命對象在變，我們的革命口號也在變。第一期滿清和列強，都在壓迫我們，到第二期滿清和我們「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只睨下列強了。第二期列強和日本，都在壓迫我們，到第三期列強已放棄侵略的魔手，和我們並肩作戰，而一致對付暴日了。所以三民主義不僅是「曲突徙薪」的「一次革命」論，而實爲尋求與國，共同奮鬥，最後不移的好方案。它可以解決中國所要解決的問題，可以完成三百年來全國人民朝暮相處的民族革命，因爲它是適應世界潮流，歷史趨勢，把中國「變」成一個近代國家，和列強並駕齊驅的正確理論。如果我們不曉得它是三百年來抵抗外力，振興中華，救國經世的思想之結晶品，那我們研究近代史還有什麼用處呢？

就近代史實的演變而論，民族革命是有其一貫性和連續性的：反清，倒帝，抗日，逐步成功；社會，政治，經濟，同時改造；治近代思潮於一鑰，期中庸文化之復興，然而因果疊乘，源流隱見，非從秘密社會的運動，中西國際的交通說起，不足以舉其真而括其全。三百年來的社會變遷，其端由愛新入主發之，道咸而後，纔走到劇烈變動的時期，民國則急轉直下了。所以我說：「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國近代史」。